

主題：甘願做番—西拉雅族渴望正名

甘願做番／討名分～ 西拉雅族：糖本來就是我們的

東森新聞報／記者顏瓊玉／專題報導 2007-02-24 14:58

過年前的某個週末，學校已經放寒假了，台南縣東山鄉東河國小卻很熱鬧，大人小孩擠滿視聽教室，這一天是吉貝耍村的大日子呢！因為「中央的長官」來了，孩子們在台前賣力地跳舞，老人家用生硬的國語夾雜台語訴說心聲，只為西拉雅族（Siraya）推動 10 多年的正名運動成功…

這場座談名為「看見西拉雅—西拉雅族的民族認定」，由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領軍，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副主委鄭天財，以及相關單位官員、專家學者都應邀出席。為了這場攸關「名分」的座談，吉貝耍村早早就準備好了，而散居在屏東、高雄、台南等地的其他部落也派族人來聲援，連高齡 80 多歲的「萬金叔」也特地從花蓮大庄部落趕到。

西拉雅族為平埔族一支，主要分布在南台灣及花蓮，以台南縣範圍最廣，其中，只有台南縣政府將西拉雅族認定為「縣原住民族」，並設立「台南縣西拉雅族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不過，族人渴望得到中央政府認定，成為官方認定的一族。

容納上百人的視聽教室都坐滿了，來自各部落的老人向坐在台前的官員、學者說明他們要求正名的原因，他們訴說強勢文化對他們的戕害，極力推銷「夜祭」等文化活動以證明自我的存在，控訴他族加諸的歧視。年邁的「萬金叔」說，希望他可以等到「那一天」；退休老師段哲雄說，不是要討糖吃，因為糖本來就是我們的。

東河國小教師、同時也是吉貝耍文史工作室負責人的段洪坤說，日治時期將台灣原住民分成「生番」和「熟番」，其中後者就是所謂的「平埔族」；1935 年最後一次登記，吉貝耍人仍有 74.6% 在戶口上註記「熟」，但國民政府來台，族人遺失了原住民身分。

段洪坤說，他們的訴求是獲得中央認定，保障西拉雅族「集體發展權」，協助族人文化、語言、教育等復振事業。「獲得官方承認，不僅族人心理層面得到歸屬感，現實面可讓西拉雅族瀕臨彌留的文化得到扶植機會，這是他們最迫切需要的。」

西拉雅族等待正名已經 10 多年了，但是，他們沒有原住民身份，事涉修法，林萬億不諱言這是個大工程，「很複雜也很困難」。不過，這些問題，部落的老人家不太懂，因此，段洪坤只能說，這場座談不會是結束，年後他們還要北上和行政院詳談細節。

甘願做番／等待半輩子的正名 段哲雄想做真正的西拉雅番

東森新聞報／記者顏瓊玉／專題報導 2007-02-24 14:56

當政府忙著幫中油、中船等國營事業「正名」之際，65歲的段哲雄一如往常，每天6點就到村裡「大公界」那排蓮霧樹下坐著，冬天的話，就坐著等天亮。等待了半輩子，他也想「正名」，他是「西拉雅（Siraya）族」，從小到大被稱作「番仔」，他也想被叫做「原住民」。

段哲雄的村子是台南縣東山鄉東河村，不過，他習慣用古地名「吉貝耍（Kabua—Sua）」向人介紹他的家鄉，這裡有他家80年的古厝，而「大公界」是村落中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奉祀著西拉雅人的最高神明—阿立母。

「西拉雅，是平埔族群的一支。」對於學術界給的分類，段哲雄不是很懂，只知道自己是「吉貝耍番」，當他讀國小時，就意識到自己和別村的小孩子不一樣，因為學校裡的孩子動不動就戲謔他是「番仔」，是「吉貝耍來的番仔囝」。「所以，我天天除了讀書，還要打架。」段哲雄說，吉貝耍的孩子人數少，但打架特別「出力」，「不團結就被欺負。」

吉貝耍人的部落意識強烈，由於受到漢人排擠，他們少與外人通婚。「我們不娶別人的女孩子，也不嫁別人的男孩子，只能近親通婚，家家戶戶牽來牽去都是親戚，生下來的孩子問題很多！」段哲雄深深嘆了一口氣。

他後來北上就讀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編採科，畢業後，他回到東山國中任教，是個國文老師。然而，再回到故鄉，他發現漢人仍叫他「番仔」，18年的教書生涯，「即使是拿了博士學位的老師，還是認為做壞事的都是吉貝耍的孩子。」段哲雄很痛心，因為外人對他們的歧視、輕蔑並未隨著時間而消逝，「夾處在漢人的世界，我覺得我們比山上的原住民還不如，因為沒有人承認我們。」

段家是吉貝耍部落的大家族，段哲雄的大哥和二哥分別是台南縣的第一位法官和會計師，家族聲望很高，也因此，13年前、52歲的段哲雄決定角逐東山鄉鄉長。不過，他失利了。段哲雄表示，自己落選的原因很多，但他永遠不會忘記，對手總是向鄉民說「不要把票投給吉貝耍的番仔」。

講著講著，年近7旬的段哲雄哭了，「夾處在漢人社會，沒有原住民身分，但我們又是番仔，如果政府可以認定我們是『原住民』，我寧願住到山上去。」擦乾眼淚，段哲雄說，每每想到族人遭受的欺負，他就忍不住要哭，這是他一生中無法抹滅的痛苦，除非感情麻木，否則不可能忘掉。

看到最近民進黨政府忙著推動各機關「正名」，把中國改成台灣，他感觸很深，「政治的事我也搞不懂，政治那麼醜陋，我不想去了解。」他只希望政府還給吉貝耍人一個公道，讓西拉雅族正名，或者說是認定為「原住民」，他和族人都想當正正當當的原住民。

甘願做番／西拉雅族正名訴求「集體權」 卡在過去沒身份

東森新聞報／記者顏瓊玉／專題報導 2007-02-24 15:00

西拉雅族（Siraya）的正名運動已經進行 10 多年，一直得不到中央首肯，關鍵在於台灣原住民政策是建立在以原住民「個人身分認定」為基礎，但西拉雅人早在日本時代末就遺失了原住民身分，如今，他們尋求「民族認定」，訴求「集體權」，甘願做番，希望歷史的錯誤可以儘早翻轉。

根據研究者統計，台灣地區「顯性」的西拉雅人仍有 2 萬 5 千至 3 萬人，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以台南縣人數最多。雖然在台南縣長蘇煥智的支持之下，已經成立「台南縣西拉雅族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並設立「西拉雅國家風景管理區」，不過，西拉雅族要爭的「名分」是中央給的，他們認為，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未來。

看到撒奇萊雅族（Sakizaya）已於 2007 年 1 月 17 日由行政院正式核定為台灣原住民第 13 族，讓身為西拉雅族一份子的台南縣東山鄉吉貝耍村人看得好生羨慕。「他們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撒奇萊雅可以正名，西拉雅族不行？東河國小教師、同時也是吉貝耍文史工作室負責人的段洪坤表示，主要出在「原住民身分法」的限制，該法將原住民分為「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認定主要依據在台灣光復前在山地或平地行政區域內的戶口調查簿登記。

段洪坤表示，目前官方認定的 13 族，包括原本隱匿在阿美族的撒奇萊雅族，都是在日治時代即 1935 年前已登記有原住民身分，而登記的大多是「高砂族」，「平埔族」只有少數人有登記，二次大戰爆發，日本政府未再辦理登記，國民政府來台，也沒有續辦。

西拉雅族人就此遺失了原住民身分，「原住民身分法綁死了我們正名的路。」為了突破現行法律「有原住民身分個人才能通過原住民族認定」的限制，並超越修法曠日廢時的等待，西拉雅族人以「群體」為訴求，表示願意暫時擱置個人身分認定問題，全力尋求通過「民族」認定。

甘願做番？／都想正名「原住民」修法難 資源分配更難

東森新聞報／記者顏瓊玉／專題報導 2007-02-24 15:04

近年來，民族意識抬頭，混雜在平地人或是原住民裡的「其他」民族紛紛冒出頭要求「正名」。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非常支持，認為「應該給他們真實的自己」。而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說：「只要修法通過，一定支持。」不過，說真的，修法很難，資源分配更難。

繼台灣原住民第 13 族撒奇萊雅 (Sakizaya) 正名後，林萬億開始著手平埔族群的正名工作，他先後走訪中部的巴宰族 (Pazeh)、葛哈巫族 (Kaxabu)，以及台南縣的西拉雅族 (Siraya)。台灣原本就是個多元民族社會，他表示，族群正名是政府政策，「因為這就是台灣原來的樣子。」

不過，族群正名可不像國營事業正名，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就可以火速換招牌。族群正名，尤其是已經遺失「原住民身分」的平埔族群，真的很難。因為「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必須先有「個人身分」認定，才能通過「民族」認定。

修法很難，因為一旦擁有原住民身分，即享有法律賦予的「特權」，或者說是「福利」，包括敬老津貼、工作權保障，另外還有牽涉廣泛的「保留地登記」，都是以取得原住民的個人為受益對象。此外，原住民參政的「優惠」保障席次，也是立基於此，而原民會 1 年 60 億的預算，也是一塊令人垂涎的大餅。

在一場中央與西拉雅族的座談上，對於西拉雅族爭取近 10 年的正名，暨南大學教授潘英海不諱言地指出，如今不是認定的問題，而是「利益」的問題，因為資源就這麼多，再加入其他民族，將擊垮現行利益分配的架構。他建議成立「平埔族群文化委員會」，從文化保護先著手。

不過，中研院史語所教授劉益昌有不同看法，他質疑「餅不能做大嗎？」雖然部分西拉雅族人願意放棄「特權」，只要求「名分」，有人甚至討價還價地說，「要求不多，只要 1 年 5 千萬元。」他認為應該「平等對待」，「不只 5 千萬，應該更多」，他贊同西拉雅族的訴求，先做「集體權」的認定。

西拉雅族人對於修法很悲觀，有人指出，單一選區兩票制已經讓原住民立委席次少了兩席，即使行政院將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也不會通過。至於是否要比照客委會一樣成立「平埔族群委員會」，他們認為，這是無計可施的最後讓步，因為他們需要身分，還原自己「原住民」的真實。

林萬億坦言，平埔族群正名的問題很複雜，他呼籲西拉雅族人，不要和已經得到認定的其他民族比較，應該站在「生命共同體」的角度上與外界對話。不過，等了 10 多年的族人已經快要失去耐心，他們期望政府在 2008 年以前完成西拉雅族正名，這是他們最後的底線。